

教育人文丛书
JIAOYU RENWEN CONGSHU

保守与开放之间 的 大学精神

BAOSHOU YU KAIFANG ZHIJIAN
DE DAXUE JINGSHEN

刘铁芳◎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人文丛书

JIAOYU RENWEN CONGSHU

保守与开放之间 的 大学精神

BAOSHOU YU KAIFANG ZHIJIAN
DE DAXUE JINGSHEN

刘铁芳◎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 / 刘铁芳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303-10834-3

I. ①保… II. ①刘…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247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8.87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策划编辑: 路娜 责任编辑: 路娜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教育乃是精神成人的宏伟事业，教育的根柢首在立人。教育的人文旨趣，其根本正在于对教育作为立人伟业的殷殷守护。倡导教育人文，不仅为提升日常教育生活的品质，也在谋求整体教育实践精神的生长生成；甚至，从更深远的意义而言，乃在于谋求国民人格精神旨趣的提升与超越。“教育人文”不仅是理想世界的教育精神镜像，更是一种当下教育实践的踊跃姿态，是当下教育实践的人文姿态之可能性的发掘与显现。

学术之名，非在皇皇巨构，同样存在于绵密幽微的精耕细作之中。本丛书不拘一格，旨在悬置时下的教育言说范式，力求以文化的、心灵的、生命的敏锐触角，去细密地探究当下中国社会的教育人文机理。在此，我们试图传达这样一种心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们期待的教育人文学术，乃是以理性探究与审慎言说，回应当下中国社会深层的教育问题，力求避免教育学术的自说自话，保持教育人文学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生动的张力。

教育人文建设是一项扎根培元的事业，它需要我们立足长远，有开阔的视野，免于浮躁和激进，撇开大而全的体系化言说语式与整体性、替代性的言说姿态，直面教育的基本问题，踏踏实实地回到教育的原点，重温经典，探寻当下教育的深层机理，夯实现实教育的思想根基。

我们深知，教育文化精神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可

能一蹴而就地完成当下教育精神的转换，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是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对于当下的教育思想志业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如何秉承蔡元培先生等先贤所开启的教育思想传统，赓续中国现代教育的思想薪火，激活当下教育的思想空间，一点一滴地培植教育实践的内在精神。

诚然，个人的力量是绵薄的。但只要我们是不断地接近教育的原点，敞开对当下教育基本问题的应答，怀抱愚公移山之志，我们就会在教育思想的路上，执著地前行。

先人有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刘铁芳

2010年3月

前 言 为什么要关注大学

为什么要关注大学，难道还是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为什么要关注大学，难道不是一个问题？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乃是一个大学意义不断彰明的过程。

在今天，在知识的更新与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互为表里的时代里，大学首当其冲地涉及民族的创新力。大学对民族创新力的孕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场域，直接地成为知识创新的前沿地；二是大学的人才培养为民族创新力的提升提供人才的准备。

要直接地通过大学来提升民族创新力，也就是通过大学科研人员来促进民族创新力的提升，意味着大学学术研究体制的活力，大学体制必须有利于知识创新人才的成长，让他们潜心科学研究，乐此不疲，立足长远，避免短期效应，方能有大作为、大创造；要间接地通过大学来提升民族创新力，也就是通过后备人才的培养来服务于民族创新力的提升。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

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时下广为流传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无疑折射出我国当下大学在事关民族创新力的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是在大学学术体制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学学术研究的短视，直接导致原本由大学承载的孕育民族创新力厚实基础的任务无法充分实现；二是大学人才培养中的学科模式，不足以给大学生提供宽厚的学养，导致他们自身的创新力之基础的薄弱，难以在将来担负起突破性知识创新的重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大学，关注大学体制以及大学培养模式，事关民族创新力的提升。

二

1922年，蔡元培先生在其《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提出了大学区的设想^①：

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讲团、体育会、图书馆、博物院、音乐、演剧、影戏……与其他成年教育、盲哑教育等等，都由大学办理。

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第335页。

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

八十余年后的今天，重新来看蔡元培先生的这一教育理想，未免过于天真，但其间确实传达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大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性作用。这种作用与其说是权力意义上的，不如说是教育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大学作为学校教育的高级阶段，一方面积极地呼应中小学教育所打下的重重基础；另一方面又努力谋求对中小学教育的超越，真正起到促进完整个体健全生成的作用。大学教育显然不能忽视中小学教育阶段所获得的经验，同时更需要慎重考量中小学阶段教育的不足，并予以必要的裨补。与此同时，小学教育由于与大学相呼应，就能更多地立足于儿童长远发展来施以当下的教育活动，不至于急功近利，简单考量当下教育的成败。正是基于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彼此呼应、内在沟通，才使得整个教育作为一个各有侧重的有机联系的和谐整体。蔡先生之所以以大学区的形式来充当起“超然的教育”的实践样式，看到的正是各种层次教育之间内在机理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一旦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水乳联系被外在的权力隔断，彼此各行其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必然是牵强的、外加的。

大学所欲培养的人才的创新力同样跟中小学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的高低实际上乃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水平的体现。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知识教育、灌

输教育，到小学高年级阶段开始、而后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极大地削弱了人的创造力与创新品质的发展。而我们今天越来越精致的应试教育，包括打着重重素质教育名义的应试教育形式，一个基本原因，正在于大学与中小学之间联系的彼此分割与人为断裂，每个阶段的教育真正面对的不是建立在彼此呼应之上的各自目标，而是被置于庞大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中，每个阶段都固守着体制所给出的这个阶段的各種目标要求，教育的各个阶段失去了自身内在的、生动的有机联系，只有被动地顺应于以应试为中心的体制化旋涡之中。我们今天关注教育与民族创新力之间的关系，显然必须从整体上考量，理顺体制，彼此互通，注重长远，而不是互相指责，彼此推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起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大学，乃是关注我们整个社会教育的内在秩序，关注我们整体教育生态的和谐与否，以及这种和谐究竟何以可能。

三

梅贻琦关于大学并非大楼而是大师的名言，可谓耳熟能详，但真正知道这句话之奥义的人并不多见。大学之为大师的意义正在于大师所敞开的思想与精神、人格与心灵的高度，代表着大学的高度。大学并非大楼，大学存在于大师的精神影像之中，大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活，大学的根柢乃在于一种以追求知识与真理而展开的心灵生活，一种生命的活动。这是大学超越学术性工厂、超越知识性市场的根本性不同之所在。这意

味着我们身在大学中，却并不一定就真正“读进”了大学，如果我们的灵魂世界始终游离于大学精神之外，我们不过是在这里匆忙地走过一遭，获得一纸文凭，却并没有真正感受过大学精神的洗礼。

我们常言，大学是象牙塔，当然这是精英主义时代的大学理念，但象牙塔作为大学存在的象征其内涵并不仅仅是就人数的多少而言，而是指涉大学的精神高度，它意味着当社会上的人们为生活中的诸种事务而奔忙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批以问学为基本生存姿态的人，他们并不直接卷入诸种事务的繁忙之中，而是从容地谈天说地，游走在貌似不着边际的知识世界之中。凭借内心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他们的双脚扎根人间，他们的目光却深深地系念于人世之上的诸种事务。正是凭借对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诸种事务的关切，凭借永无休止的知识生活，凭着对知识与真理的去条件追求，他们孕育着通向未来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心灵生活的高度。大学精神的昌明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健全与丰富。

一个民族的创新力的高低，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然智力、智能水平的高低，创新力更是一种品质，一种包容古今、广吸博纳的胸怀，一种敢于质疑、不惧威权、坚持真理的勇气，一种脚踏实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一个民族的创新力，从根本而言，乃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的老校训“厚德载物”，乃是要敞开大学，并由此而延伸到一个民族之精神

的高度。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大学教育逐渐走向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不断地重申大学作为象牙塔的意义之所在。关注大学，实际上就是关注我们民族心灵的高度。大学精神的贫乏，直接的就是一个民族心灵生活贫乏的表征。

四

大学事关民族创新力的孕育，事关国家教育的内在和谐秩序，事关一个国家的整体教育质量与教育水平，但大学却并不是“养鸡场”，不是早上种树、傍晚纳凉。大学精神必自身生长。大学本身乃是一有机的精神生命体，大学不是加工厂，大学自身内在精神生命的生长乃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这意味着大学是需要守护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对大学的颐指气使，翻云覆雨，意味着大学有机体的不断破碎与重建。

大学精神的生长首先源自自身内在秩序的确立，所谓“本立则道生”。大学之本就在于大学乃是以高深学问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学人共同体，这里的关键词是三个：一是“高深学问”，离开了高深学问，大学就成了知识普及性学校，就失去了思想与精神的高度，大学就成了不大之学；二是“学人”，大学是以学人为主体的，学人包括殷勤问学的教授和勤勉好学的大学生，大学以学人为中心意味着大学不是官场，不是市场，必须遵循学问的准则，大学也不是军营，必须遵循自由求学的准则；三是“共同体”，大学师生不是知识买卖的关系，大学教授不是大学校园中的匆匆过客，唯有大学师生的亲近交往，大学

师生心智的互相磨砺，才足以让大学空间弥散出追求知识与真理的意韵，大学才避免成为知识交易的市场。由此，作为以高深学问为中心的学人共同体，意味着大学的组织原则必然体现学人中心，这就是从洪堡以来所奠定的教授治校、教学自由、学生自治的大学传统。

大学精神的生长其次来自外在社会支持的保障，大学不能自外于社会，大学需要社会的支持。社会支持的首要条目就是资金，大学需要足够的投入；与此同时，大学又需要社会给予大学足够的空间，让大学以自身的方式回应时代、社会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又需要尽可能多地保持大学自身的独立，使大学不至于因为过度的外在干预而疲于应付，以适应各种外在指标之马首是瞻，反而丢掉了大学自身应有的建设与提升，这就是大学自治的基本理念。正是因为大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学才能立足自身，夯实基础，踏实建设，才可以及时而深度地回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同时又不失大学自身的知识立场。

如果说以高深学问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教学自由、学生自治理念，乃是大学精神的核心，那么大学自治乃是大学精神的基本保障。反过来，如果缺失了大学的内在秩序，则大学自治同样无从谈起。

失去了大学精神的内在依据，无论大学办得有多大，无论大学学科办得有多全，无论大学的办学层次有多高，都不妨碍我们称呼这样的大学为学术与学历的粗糙加工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大学，乃是关注大学自身的精神品格，关注大学

之本的确立。大学之本未立，大学之基浅薄，不论我们的大学教育有多普及，都不过是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大国，而非质量上的强国。

本书的用意由此而彰明：大学兹事体大，不仅与国家创新力紧密相连，与国家整体教育质量与教育水平息息相关，而且事关民族精神秩序；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内心来仰望大学的高度，并且试图唤起我们内心之中对大学必要的温情与敬意，促进大学精神的内在生长；不管是大学之内的人还是大学之外的人，都能在对大学的思索与仰望中，抬升自我心灵的高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何谓大学之“大”

何谓大学之“大”

——给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 级新生的讲演 002

格瓦拉与个体价值精神的建构 013

紧盯着内心的信念之光

——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9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
019

个人主义及其超越

——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超越看当代

大学生精神成人 021

向灾难而生的教育精神 043

默默地、持久地承负作为公民的责任

——解读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叶志平校长 058

教育怎样关涉幸福 067

充分地生活

——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 年研究生双代会上的讲话 075

简单、丰富、高贵：阅读古希腊 078

新时期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	084
自我认识的提升与个体价值精神的超越	099

第二辑 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

大学的真谛	112
重拾“仁、爱、精、勤”的大学理想 ——从湖南师范大学的校谈谈起	118
也谈大学精英教育	122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大学品格	127
守护古典大学的余韵 ——全球化和重商主义时代的大学 姿态	139
走向人文形态的大学存在	149
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	161

第三辑 大学的中心在哪里

哲学生活与大学教育	178
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	189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意蕴	192
重新甄定大学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	209
提升大学质量的基本路径	225
大学的中心在哪里	231
技术主义与当代大学的命运	241
从柏拉图洞穴隐喻看哲学教育的可能性	249

第一辑 何谓大学之“大”

何谓大学之“大”

——给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 级新生的讲演

以大学宗旨引领大学生活

我们总是太匆忙，每天像一部机器样运转，这种匆忙会导致智慧的丢失。古希腊有言，“闲暇出智慧”，School 的原意就是闲暇的意思。我们在匆匆脚步中，要守住心中难得的悠闲，由此才能守住智慧，守住生命的灵魂。印第安人说过，一个人匆忙的赶路，一定要停下来，让灵魂休息。因为一个人太匆匆忙忙，走得太快，灵魂就跟不上，所以要停下来，等等灵魂，守住灵魂。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在匆匆忙忙的脚步中，我们要随时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我们生活在匆匆忙忙的时代，更应该在匆匆忙忙的大学校园里找寻大学的灵魂，找寻大学生活的灵魂。

进入大学校园，开始生活，是不是就是上大学呢？我们心灵就会被置于大学精神的关照之中吗？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上大学有形式上的“上大学”和实质上的“上大学”。我们通常说的“上大学”是形式的，是拥有作为大学之一分子的资格，但真正的大学不是“上”出来的，而是“读”出来的。进入大学只是形式上的，考上大学只是拥有了大学的入场券，有了上大学的资格。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学生的“名”和“实”是两回事。越过外在的形式，而去领悟内在的精神，把大学的实置于灵魂之中，才能是真正的入学。真正的读大学必须是心灵的事